



百人名单

(爱尔兰) 塞西莉亚·艾亨 著

韦雪蕊 译

CECELIA AHERN

ONE HUNDRED NAMES

这不仅仅是一个
治愈故事……

我们总是在做着一些
勇敢而自豪的事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文学出版社

百人名单

ONE HUNDRED NAMES

[爱尔兰] 塞西莉亚·艾亨 著

韦雪蕊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人名单 / (爱尔兰)艾亨著; 韦雪蕊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11-3766-2

I. ①百… II. ①艾… ②韦…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364号

One Hundred Names by Cecelia Ahern

Copyright © 2012 by Cecelia Aher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3-21

百人名单

Bairen Mingdan

[爱尔兰] 塞西莉亚·艾亨 著 韦雪蕊 译

责任编辑 贾 波
特约编辑 李 玉
特约监制 孙淑慧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66-2

定 价 32.8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CHAPTER 1	探望	1
CHAPTER 2	弥天大错	16
CHAPTER 3	导师过世	28
CHAPTER 4	最后的灵感	37
CHAPTER 5	百人名单	50
CHAPTER 6	被迫搬家的人	67
CHAPTER 7	回忆	76
CHAPTER 8	蓝颜知己	86
CHAPTER 9	明星采购	97
CHAPTER 10	巧遇同窗老友	117
CHAPTER 11	家庭聚会	128
CHAPTER 12	求婚	143
CHAPTER 13	被出卖了	158
CHAPTER 14	意外的收获	167

CHAPTER 15	无法原谅	176
CHAPTER 16	蝴蝶夫人	179
CHAPTER 17	秘密	195
CHAPTER 18	祈祷的男人	205
CHAPTER 19	吉尼斯纪录	219
CHAPTER 20	婚礼	231
CHAPTER 21	豁然开朗	241
CHAPTER 22	报应	262
CHAPTER 23	特别的礼物	273
CHAPTER 24	总有你陪伴	286
CHAPTER 25	旅行	299
CHAPTER 26	说服	312
CHAPTER 27	赌注	325
CHAPTER 28	坏消息	340
CHAPTER 29	美妙的一天	348
CHAPTER 30	潘多拉的盒子	366
CHAPTER 31	他们的故事	379
CHAPTER 32	原谅	390



CHAPTER I

探望

这里有个别名叫作“墓地”。在这里，所有的秘密、隐私，将永远消失，再不为人所知。在这里，你会知道你从此安全，你知道你将不会再被谁评判，你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片平静。这里有个相当不错的本名，那名字有着大爱无疆和救死扶伤的好寓意；同时这里又有个特别合适的别名。这里让人觉得坚强、执着、平和、隐忍，还有一种怪异的舒服感。这就是凯蒂为来这里探望康斯坦斯而感到烦恼的原因。这种烦恼，不仅是精神上的逆反情绪，凯蒂还感觉到来自胸口的阵阵疼痛，确切来说是心痛。这种疼痛，从她打定不得不过来这儿的念头时开始，越走近这里，就越感觉严重。然后她意识到这不是梦，不是个演习的警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那疼痛的感觉越发糟糕了。在这里，生命不断地接受挑战，然后渐渐逝去，最终走向死亡。

凯蒂挣扎着走进私立医院，没有乘坐电梯，而是一步一步地向楼

上爬去。她走得极其缓慢，任由过往的路人超越自己，即便是那些架着助行器龟速移动的病人们，也抢先走到了前面去。凯蒂有些茫然，她在有着一间间病房的楼道上徘徊，全然无视周围投来的疑问目光。她期待有个人能拦住她说些什么，无论是谁，无论聊些什么内容。只要，只要可以拖延进入康斯坦斯病房的时间，就好。

终于，她没法再这样无休止地拖延。眼前的四扇门围成一个半圆，其中的三扇都打开着，里面的病人和访客一览无余。于是，甚至不用核对房号，凯蒂已经知道她要探望的人的位置。谢天谢地，幸好那扇门关着，她还可以做最后一刻的拖延。

凯蒂敲敲门，很轻很轻，轻得似乎有那么一点刻意。她大概只是想做出一副探望的样子，希望康斯坦斯没有听到敲门声。这样，她便可以轻松离去，毫无负罪感。因为，自己确实曾经来过了。不过在内心深处，凯蒂知道这不理性、不现实，这是不对的。她心跳得厉害，脚下的地板被鞋子踩得吱呀作响，医院里的味道让她感觉有些虚弱。令人作呕的味道！一阵恶心涌上胸口，凯蒂不得不停下来稳定心神，连做几个深呼吸。她在心里拼命地自我暗示，希望自己可以迅速冷静和淡定下来。

凯蒂垂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深深地吸气。这时候，眼前的门开了。一名护士站在门边，和床上的康斯坦斯一起向凯蒂这边看过来，一时间六目相对。凯蒂有些慌张地眨眨眼，又使劲眨了两下，才缓过神来。自己这是什么反应？应该说点什么吧？可是，要说什么呢？凯蒂一时失语。不能是玩笑的话，不能是客套的话，她竟然不知道要对眼前这个已经认识十年的朋友说些什么。

“我不认识她，”康斯坦斯突然开口了，尽管在爱尔兰生活了30多年，她的法国口音还是很明显。让凯蒂有点意外的是，病重的朋友声音依然低沉有力、坚定自信，就像健康的人一样。“请保安马上带她离开。”

护士笑了，她似乎听出了康斯坦斯的伎俩。护士又把门拉开些，然后回到康斯坦斯床边。

“我一会儿再来……”凯蒂艰难地说。她转过身，发现走廊上到处是医疗器械，只好又转过身往回走，试图找到些日常的、非医院专属的东西来转移注意力，让自己暂时忘记这是在医院、忘记四周萦绕的消毒水味道，忘记等下去要面对的那个已经绝症晚期的朋友。

“我差不多搞定了，只需要再量下你的体温。”护士说着，把体温计放进康斯坦斯的耳朵里。

“过来坐吧。”床上的病人发话了，并用眼睛示意了下床边的椅子。

凯蒂慢慢地坐过去，她不敢直视康斯坦斯的眼睛。她知道这样很不礼貌，却无法自控地转移目光，仿佛被魔力攫取了灵魂一样。

“我带了鲜花。”凯蒂环顾四周，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怀里的花束放下来。

康斯坦斯不喜欢花。以往，有人以取悦、道歉或仅是装饰房间等理由送花给她时，她总是简单粗暴地把花丢进花瓶里，任它们自生自灭。尽管早就了解这些，凯蒂还是去买了花。实际上，买花用去的时间，也是她拖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哦亲爱的，”护士说道，“保安没告诉你病房里不能摆花吗？”

“呃……好的，没问题，我这就去扔了它们。”凯蒂立马起身，一副要逃跑的架势。

“给我吧。”护士说，“先帮你放到接待处，离开的时候记得带走带回家。这么漂亮的花束，可不能被浪费哟。”

“对了，我还带了蛋糕。”说着，凯蒂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

护士和康斯坦斯对视了一下，有些无奈。

“不会吧，蛋糕也不行？”

“医院的厨师长建议病人食用他亲自烹饪的食物。”

凯蒂摊开手，乖乖地把“违禁品”递给护士。

“这些也记得带回家。”护士一边笑一边查看体温计上的读数，“健康。”然后依然微笑地看着康斯坦斯。离开病房前，她和康斯坦斯对视了一下，彼此表情复杂。虽然刚刚是简单地脱口而出“健康”二字，但大家都知道，康斯坦斯并不健康，她正在被病魔吞噬。新长出的头发分布很不规则，斑纹样的一小块贴在头皮上，肥大病号服边缘露出的锁骨突起，双臂上缠满各种仪器电线和注射导管。

“真庆幸没告诉她我包里还有可卡因。”看着护士关门离去，凯蒂开口道，“我知道你不喜欢花，但是我有点不知所措。本来想给你带金色指甲油、香薰还有镜子的，那些你应该很感兴趣吧？”

“那怎么没带？”说话的时候，康斯坦斯蓝色的眼眸依然精神，闪着跳跃的光芒。甚至当凯蒂专注地看向她眼睛时，几乎能忘记面前是个奄奄一息的重病号。当然，只是几乎而已。

“因为……我意识到这并不有趣。”

“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开心的。”

“那……我下次带过来。”

“到那会儿可就没意思了，你都已经告诉我要带什么了！亲爱的……”

康斯坦斯伸出手，紧紧地拉住凯蒂。凯蒂真不忍低头去看朋友的手，它是那么的瘦削、苍白、无力。“见到你，真好。”

“我应该早点过来。”

“等你等得花儿都谢了。”

“交通太堵……”玩笑话才刚出口，凯蒂就闭上了嘴。她可是拖延了整整一个月才来的啊。

病房里一阵沉默。凯蒂觉得，她应该解释下为什么自己一直都没过来探望。

“我讨厌医院。”

“嗯，知道。医院恐惧症。”

“什么？”

“一种病的名字，症状是害怕医院。”

“还有这么一种毛病？”

“这世上什么毛病都有。我连续两周没排便了，医生说这个叫‘盆底失弛缓综合症’。”

“我得把这个写下来。”凯蒂嘟囔着，思绪开始神游。

“可别。我的直肠罢工这件事，只有你、我、鲍伯和帮我做检查的漂亮医生四个人知道。”

“我是说，写关于医院恐惧症的东西。肯定是个吸引眼球的故事。”

“怎么讲？”

“想象一下，有个人病得很重，却没法住院。”

“可以在家治疗啊。没啥大不了的。”

“如果是待产的孕妇呢？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在街上踱来踱去，就是没勇气推开医院的门……”

“可以在救护车或者家里甚至是在街上分娩，”康斯坦斯耸耸肩，

“我曾做过一个科索沃难民女人生产的报道。所有的事都是那女人自己搞定的，那还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呢。孩子出生两周后，她们才被人发现，母子健康。还有，非洲妇女在农田里分娩，孩子降生后母亲就继续去干农活了；部落妇女用跳舞的方式生产……西方社会对女人生孩子这事儿的理解有些偏差，以前我写过评论文章的。”康斯坦斯说着，有些轻蔑地抖抖手，尽管她自己并没有生过孩子。

“那么，如果是一个医生，没办法去上班……”凯蒂还在拓展思路。

“不合理。那样他没法拿到从医执照。”

凯蒂笑了：“谢谢你的直率，还和以前一样。”然后，她收起笑容，低头盯住握着她手的康斯坦斯的手。“如果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她最好的朋友生病住院，她却没法去看望……”

“可是你来了，现在就在这儿。真高兴能看到你。”

凯蒂吞了下口水：“你没告诉我你知道那事儿。”

“知道什么？”

“你懂的。”

“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愿意跟我聊它。”

“其实……不想。”

“喔。”

两个人沉默了。

“我要被那些无处不在的报纸、电台搞疯了。”

“我没看报纸。”

凯蒂假装没看到窗台上堆的厚厚的一沓报纸。“这一周里，不管我去哪儿，每个人都在看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好像我是个风云人物。”

“这就是出风头的代价，你现在是电视明星了。”

“我才不是电视明星，我就是个在电视上拿自己开涮的傻帽儿。这两个概念可不一样。”

康斯坦斯又耸了耸肩，似乎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是一直不支持我去电视台工作的。为什么现在不直接说‘我早说过’之类的话呢？”

“那不是我的语言风格，一点创意都没有。”

凯蒂把手从康斯坦斯手中抽回，轻轻地问：“我是不是被解雇了？”

“皮特没找你谈过？”看起来，康斯坦斯对她的责任编辑有点生气。

“谈了。但是我想听你说。我想知道你的意见，这很重要。”

“《其他》雇用你当记者的决定从不会改变。”康斯坦斯很肯定地说。

“谢谢。”凯蒂喃喃道。

“我支持你做《30分钟》栏目，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记者，并且你有能力做一个好记者。我们都会犯错，虽然有些比较严重，但没有人是完美的。这些年来，我们学会了如何做更好的记者，更重要的是，学会

了如何做更好的人。十年前你来面试，你还记得当时你谈的那个报道构想吗？”

凯蒂笑了笑：“不记得了。”她在撒谎。

“你肯定记得。好，你不想说，我来说。当时我问你，如果让你做一个报道，题材任选，你会写什么？”

“我们没必要再提这个吧。最终我被录用了，不是吗？”凯蒂脸有点泛红。

“你说，”康斯坦斯没理会她，继续说着，“你听过一只不能变成蝴蝶的毛毛虫的故事……”

“嗯……我记得。”

“你想探究它面对不能拥有这种美好的感受，你想知道它看着其他毛毛虫破茧化蝶却明白自己永无这种机会时的心情。记得面试那天刚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同天还发生了载有四千五百名乘客的邮轮沉没的惨剧。那天面试的十二个人里，你是唯一一个没有谈论政治、邮轮或是纳尔逊·曼德拉的人。最让你关心的，居然是一只小小的可怜的毛毛虫。”

凯蒂笑了：“是啊。那会儿才刚毕业。不过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是不入流。”

“不，”康斯坦斯再次抓住凯蒂的手。她轻轻地说，“在那天的面试者中，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明白你真实想法的人。你不怕飞翔，而是怕自己没法飞翔。”

凯蒂又使劲咽了下口水，她几乎要哭了。十年了，她不但没飞起来，反而觉得自己距离可以飞翔越来越远了。

“有人说恐惧让人寸步难行，但没了恐惧，哪里来的挑战和动力？通常我们认为最出色的事，是战胜恐惧和自己。你知道吗？那天，看到你这个害怕自己不会飞的小女孩……呵呵，我觉得，就是她了！这就是《其他》想要的。当然，我们都关心政治选举，但我们更关注政治背后的人。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情感历程。我们不仅希望听到他们讲述自己的执政理念，更希望知道他们执政思路背后的原因和出发点，希望知道是什么坚定了他们的想法。再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谈论饮食，但谈论内容并不只是有机食品或者全麦食品，我们谈论‘为什么’和‘谁’。我们关注人，关注感受，关注情感。在我看来，或许我们赚得少，但我们工作的意义深远，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凯蒂，《其他》会继续出版你做的报道、你写的故事。只要你相信自己写的内容是正确的，并且绝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那么它就会是个好的报道。没人知道人们究竟想读、想听或者想看什么样的内容，甚至连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往往是在事实发生后，人们才会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创新’。我们要去寻找新东西，而不是重复过去和追逐市场。”说完，康斯坦斯挑了挑眉毛。

“那是我做的报道，”凯蒂轻轻地说，“不能怪别人。”

“你应该明白，这个事件中涉及的远不只是记者一人。如果你把这故事拿给我，我不会轻易报道它。假设，即便我报道了，我也会在发现事态变差时及时制止它。那些会出事的蛛丝马迹，上层的人是会最先看到的。不过，如果你想为这事儿负全责，那就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想报道这个故事。”

凯蒂犹豫着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康斯坦斯喘了口气，继续说道：

“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对我提出问题的回应热情度越来越高。我问他原因，他说这些问题更多地反映出采访者的心理活动，而不是他的，这一点让他觉得有趣。通过采访他，他对我的了解会远远多于我对他的。他是对的。所以，我认为，比其本身内容更多的是一个报道对记者的侧面揭示。我们在记者课程上学过，一个人必须尽可能地排除个人色彩才能使报道毫无偏见。但事实往往是，记者要让自己参与到报道内容里，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去联系、去帮助受众做出判断。如果考虑到所有人的感受，那无异于机器人讲故事。嗯，这并不是说要植入‘观点’。凯蒂，这一点也让我困扰。我不喜欢记者通过讲故事说出他的想法。谁在乎他一个人的想法？甚至，谁在乎一个民族、一个种族的想法？我感兴趣的是，植入‘感受’、植入‘理解’，让听众感觉到文字表述背后的内容。”

凯蒂不想再去费劲琢磨这个报道揭示出了她的什么，她甚至不想再想起或谈起这件事。但事实是不可能的，她的团队被起诉了，一天后她 will 因为诽谤罪的罪名出庭。凯蒂的脑袋都要炸了，翻来覆去地回放整个事件，分析哪里出了问题，这让她疲惫至极。突然间，她觉得自己应该去忏悔，为那些她曾做错的事，也为让自己再次振作起来。

“我要去忏悔。”

“好。”

“知道吗？当初你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好兴奋。我想为你做的第一个报道就是毛毛虫的故事。”

“真的？”

“虽然我没办法去采访毛毛虫，但是我想从那些想‘飞’却不能‘飞’

的人群的角度出发，去看看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斩断了他们的翅膀。”

康斯坦斯慢慢滑进被窝，一双大眼睛在削瘦的脸颊上格外显眼。凯蒂觉得自己要哭了，她确定康斯坦斯明白她说的意思。“我已经开始写了……对不起……”凯蒂抬起胳膊，用手背掩住嘴巴，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晚了，大颗的眼泪滑落下来，“事实证明我错了。那只毛毛虫，最后飞起来了。它……变成了一只飞蛾。”凯蒂觉得自己哭得很不理智，但她控制不住。她并不是因为毛毛虫的故事难过，而是因为她目前面临的可怕困境，她陷入了麻烦。“整个团队都在怀疑我。”

“他们会帮你的。等事情平息了，你可以继续写你的故事。”

“我不知道还能报道什么故事。我害怕再次出错。”

“你不会出错了。凯蒂，你要明白，做报道——或如我所说——寻求真相，并不是要集中所有火力去完成任务，也不一定非要去揭穿一个谎言，或是非要特别具有独创性。它仅仅是要尽可能地去接近事情的真相。”

凯蒂使劲点着头，又吸了吸鼻子。“对不起，我是来看望你的，我的事却变成了主题。对不起……”凯蒂俯下腰，身子向前探去，头埋进床单里。被康斯坦斯看到自己的这副模样，她觉得有些尴尬。不过，让她更尴尬的是，她的朋友在重病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担心，她自己却这样失态。

“嘘……”康斯坦斯温柔地说，她用手轻轻拂着凯蒂的头发，“这个结局比我们期待的要好。毕竟，可怜的小毛毛虫飞起来了。”

凯蒂抬起头，看到康斯坦斯似乎出现了衰竭症状。

“你怎么了？我去叫护士！”

“不用……不需要。经常这样。”她说，眼皮沉重地耷下来，

“我睡一会儿就好了。你别走，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比如格伦。”床上的康斯坦斯嘴角动动，扯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凯蒂也勉强地笑了笑。“好，你睡吧。”她低声喃喃，“我不走。”

康斯坦斯总是能读懂凯蒂的表情，也总能瞬间就戳中她的心事：“我就是不太喜欢他。”

几秒钟后，康斯坦斯的眼睛重重合上了。



凯蒂坐在病房的窗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盘算着等下走哪条路回家可以遇到最少的人。突然，身后传来一串法语，凯蒂惊讶地转过头，看着睡在床上的康斯坦斯。相识十年来，除了宣誓时，凯蒂从未听到过康斯坦斯讲法语。

“你说什么？”

康斯坦斯睡得迷迷糊糊。她清清嗓子，顿顿神：“你坐那么高干吗？”

“我在想事情。”

“我差点喊保安。”

“嘿，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凯蒂跳下窗台，在康斯坦斯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什么？是想问我和鲍伯为什么没有孩子吗？”康斯坦斯欠欠身子，头歪向床边桌上的水杯，然后从吸管里吮了一小口。

“不是。你从不给种子发芽的机会，天知道你有了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我是想问，有没有什么报道是你一直想做却从未写成的？”

康斯坦斯眼睛亮了一下。“哦，这是个好问题。或许这就是个好